

【名家心语丛书】

# 晚晴集



侯仁之九十年代自选集



新世界出版社

# 晚晴集



侯仁之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晚晴集: 侯仁之九十年代自选集 / 侯仁之著. —北京:  
新世界出版社, 2001.8  
(名家心语丛书)  
ISBN 7-80005-607-4

I. 晚... II. 侯... III. 北京市—地方史—研究—  
文集 IV. K29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7478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张世林  
封面设计: 贺玉婷  
责任印制: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  
社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  
电 话: (010) 68994118  
传 真: (010) 68995974  
电子邮件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印 刷: 三河新科印刷厂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开 本: 850×1168 1/32  
字 数: 134 千字  
印 张: 6.125  
印 数: 1-6000 册  
版 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7-80005-607-4/I·061  
定 价: 15.00 元

---

新世界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新世界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与北京市委领导出席莲花池遗址修复开园仪式



与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讨论新建金锭桥的命名与题字问题



夏铸九教授代表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赠品“如沐春风”



修复后的万宁桥（东侧石栏）



左起 白瑾先生 沈祖海先生 作者 郝斌主席



作者专题演讲 第一讲 历史上的北京城  
第二讲 试论现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



“晚晴在心中”——侯仁之夫妇合影

謹以此書獻給侯仁之先生九十华诞

# 名家心语丛书

主 编

周奎杰 张世林

## “名家心语丛书”序

季羨林

拙著《千禧文存》问世后，蒙读者垂青，销路广通。具有出版工作“特异功能”的周奎杰女士和张世林先生，慧眼如炬，看出了读者是欢迎这一类文章的。于是别出心裁，以拙作为滥觞，扩大作者范围，编成了一套丛书，名之曰《名家心语》。今年将先后推出十册，以后陆续增加。

这十位作者，基本上都已进入耄耋之年。除不佞外，他们都是饱学之士，文章为能手，术业有专精。各人有各人的专门研究领域，都可以说是成绩斐然，蜚声士林，都是用不着介绍的。但是，本集所收的文章却不是他们的学术专门著作。他们用毕生之力，焚膏继晷，兀兀穷年，白首穷经，专门写出的文章往往是艰深难读的，对一般读者来说，好

处不大。这一类著作都另行出版。本集所收的文章往往是通俗性比较强的，可又决不能与他们的专门研究领域毫无关联，那样是无法想像的。本集所收文章大都与他们专门研究领域藕断丝连，既有通俗的一面，又有专门的一面，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，可以称之为雅俗共赏吧。

今后续出的若干集，估计也是老年学者的文章占相当高的比例。也许有人要问了：你们为什么独独偏爱老年学者呢？敬谨答曰：人们对年老和年青应该有一个辩证的看法。同大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，年龄也是随时变动的。今天的老年就是昨天的青年，今天的青年就是明天的老年。人世演化，有如长河。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。这一条长河流永不停息，想切断也是不可能的。年青人有自己的优缺点，老人也有自己的优缺点。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，老年人的优缺点对年青人至少有借鉴的作用。

青年人暂且不说，我现在专门谈老年人。老年人由于活得时间长，用两句通俗而又夸大的话来说，他们吃的盐比青年人吃的面还多，他们过的桥比青年人走的路还长。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。经验可做学习的榜样，教训则是前车之鉴。老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，举其荦荦大者，不出两端，一是

倚老卖老，二是无所事事，“坐以待毙”。这二者都是要不得的，于己有损，于人无利。现在，全世界，中国当然包括在内，人类的平均寿命逐渐提高，将来还会越来越高，所谓“老龄化社会”已在眼前。对于“老龄化社会”这一个词儿，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怎样，我个人是有反感的。这是一个舶来品，是洋玩意儿。它硬是以六十岁为界把人类切成两半，六十岁以上的所谓“老龄”，实际上是被打入另册的。不管话说得多么好听，这种做法不利于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，不利于安定团结。这是西方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社会的产物，有悖于中国古代的德治。《孟子·梁惠王》说：“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”我认为，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，尊老是中国历代所重视的。

我决不是由于自己年老才为老年人辩护。我也反对现在非常流行的“余热”这样的词儿，不管年老年青，热都是热，难道老年人的热是凉的吗？就以收入本集的诸位老人来说，钟（敬文）老已经年近百岁，但仍然孜孜不息，讲大课，带研究生。把这样的老人打入另册，难道算得上公允吗？集中另一位老人侯仁之先生，名其文集为《晚晴集》，也表明了他宝刀不老。这个名称当然是来自唐人诗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。”这是中国精神。曹孟德那

一首有名的诗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是众所周知的。它提倡的也是这种永不停息地前进的精神。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吧。我认为，这种精神是我们永远应当提倡的。新世界出版社之所以斥巨资出版这样一套丛书，其用意大概也是想提倡这样一种精神的。故乐而为之序。

2001年8月15日

## 晚晴集自序

新世界出版社张世林先生向我约稿，说是要在我九十岁生日之前，集合我已经发表过的散篇文章，为我出一本纪念性的文集，这使我颇感踌躇。

信手翻阅该社已出版的季羨林先生的《千禧文存》，立即发现其中有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早已读过的一篇题为《欢送北大进入新世纪新千年》的文章。（见《人民日报》2001年1月30日）当时我认为此文“不同凡响”，因而还曾亲自跑去面告季先生一些个人的感受。读季先生的其他随笔让人如坐春风，可是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却是神思澎湃，竟不知今“日”是何年了！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火热的教学和研究的校园生活中。是啊，屈指算来，我和这个校园已结下了近七十年的缘了。

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可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九十岁了，到了人们说的耄耋之年。昔日读书的时候，对人生有白驹过隙的感叹。而今想一想自己九十年的来路，反而感觉漫长而清晰。生活是这样的起跌不息，路转峰回。我是一个平凡的人。出生之时，辛亥风云正炽；幼岁体弱，几不得进学，先母订画报启蒙；少年求学辗转，先德州博文中学，后济南齐鲁大学附中，再通州潞河中学，直至考入燕京大学；青年负笈燕大，燕园风光旖旎，同学少年多不贱，名师风流，学林宿儒，一时云聚；顾颉刚师，洪煊莲师的教诲，如醍醐灌顶，使我得沐重化；余弟硕之，资质颖慧，求学清华，憩聚之时，常与我纵论大势，使我辨明前路；在燕园，我还遇到了以后我的夫人张玮瑛，当时还是一个勤奋学习的同学；学习之余，兼在燕大附中授课，亦生亦友，相得其乐；顾亭林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，颉刚师指导我参与后套水利调查，在煊莲师海导下考辩陈潢治河；本科毕业，留校作颉刚师助手；当此之时，国事日忧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因掩护学生抗日，惨遭日寇逮捕，人间炼狱，矢志弥坚；出狱之时，小女馥兴已四月有余，家人重聚，牛衣对泣；弟

之噩耗，次第传来，长歌当哭，不能自己；流寓津门，教书度日，兼研天津史地；抗战胜利，重回燕大；旋游学英伦，从师德贝教授，亲尝教炙，学益匪浅；建国前夕，我赶回北京，参加了开国大典，欢腾之情，永远难忘；院系调整，北大迁入燕园，开始了系统的学术研究；教学之外，深入研究北京城的起源和演变，为首都建设提供参考，同时，北入沙漠，考察西北沙区历史地理，探讨环境的变迁；“文革”甫来，即受冲击，肉体摧残，精神折磨，江西鲤鱼洲，挑砖、打柴、插秧、割稻……艰苦的生活使我的身心更加坚强；“文革”后期，恢复工作，即应邀展开对邯郸、承德、淄博、芜湖等城市的历史地理考察，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成果；科学大会，春风化雨，时光可逝去，工作不拖后，重返西北沙区考察，收获颇丰；1980年，获选科学院院士；80年代，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，历史地理专业开始发展成长，后学渐长，又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，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，主编的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一集、二集相继出版，快慰之情，溢于言表……当日忙碌活跃于考察研究，而今已垂垂老矣！

人到老岁，还是要力所能及地干一些事情的。冰心师曾自谓“生命从八十岁开始”，在她八十八岁高龄的时候，还笔耕不辍；季先生也尝说，在学术研究上，他的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，洋洋一部《糖史》，确实让人钦慕。说到我自己，就真的有点“汗颜”了。尤其是这几年，目衰加以足疾，所做的工作实在是很有限。陈寅恪先生曾说，他研究的学问是“不古不今”之学，而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，乃是“又古又今”之学，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，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，是需要“读书”和“行路”的，又枯燥又艰辛，是一门偏“冷”的学科。近几年来，我曾多次想去外地考察，但身体如此，只能就地进行研究。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三个里程碑的思想；呼吁保护古城起源，疏浚莲花池，修复后门桥；考察了海淀镇与北京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和文化渊源。在此期间，有幸为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作关于北京城规划建设的报告；1999年10月，获得了“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”，同年11月，获美国地理学会“乔治·大卫森勋章”。（当时是由1942年我在日寇监狱中时出生的女儿，